皕宋樓藏書志

皕宋樓藏書志卷二十六　　存齋雜纂之十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史部

傳記類一

東家雜記二卷　影宋抄本

(宋)右朝議大夫知撫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

仙源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借紫金魚袋孔傳

編

先聖没逮今一千五百餘年傳世五十或問其

姓則內求而不得或審其家則舌舉而不下爲

之後者得無愧乎傳竊嘗推原譜牒參攷載籍則知鄭有孔張出於子孔衛有孔達出於姬姓葢本非子氏之後而徙居於魯者皆非吾族若乃歷代褒崇之典累朝班賚之恩寵數便蕃固可以枚陳而列數以至驗祖壁之遺書訪闕里之陳跡荒墟廢址淪没於春蕪秋草之中者胥尚多有之故老世傳之將使聞見之所未常者如接於耳目之近於是纂其軼事綴所舊聞題曰東家雜記好古君子得以覽觀焉時巨宋紹興甲寅三月辛亥四十七代孫右朝議大夫知

撫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仙源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借紫金魚袋孔傳謹序

家譜之法世敘承襲者一而已疎畧之弊識者病之葢先聖之没于今千五百年宗族世有賢俊苟非見於史冊即後世泯然不聞是可痛也如太常博士諱臧臨淮太守諱安國丞相諱光北海相諱融蘭臺令史諱昱纔十數人非見於漢史皆不復知矣魏晉而下逮於隋唐見於紀者止百餘人按議郎本傳云自霸至昱七世之內爵位相係其卿相牧守五十三人列侯七人

今攷於傳記乃知所遺之多也宗翰假守豫章
蒙恩除曾郡將歸之日遂以舊譜命工鏤板用
廣流傳或須講求以俟他日元豐八年十一月
二十三日四十六代孫朝議大夫知洪州軍州
事兼管內勸農使江南西路兵馬鈐轄柱國賜
紫金魚袋宗翰謹序
端朝聞諸父云吾家自五代亂離宗族散走死
亡畧盡獨襲封尚書諱仁玉守墳墓不去尚書
幼子諱昂仕爲侍郎長子　孫皆爲侍從儒門
復與今聚族二一百口皆尚書公子孫依廟爲宅

家有賜書以至祭器御書田園復皆上所賜許任鄉官者在史焉　由是士人不以姓名稱止曰廟宅族人無異居者獨安州族祖六中書諱宗簡因官不歸遂家焉宣和末女眞始入寇靖康丙午羣盜起家所藏蕩然雲散建炎戊申十月端朝不得已去陵廟南奔明年己酉八月蒙恩以孔氏特差徽州黟縣令後二年辛亥四月赴官六月張琪犯徽州黟之四境焚殺一空端朝與幼累奔山間僅得不死所攜上世告敕祖父遺書生生所資皆失之矣獨此譜山中

人得之稀以見歸此譜乃古本㬊叔祖貳卿削
去旁支獨存世襲者有識惜之今亡而更存豈
非天也因書以示于孫紹興廿一年歲次壬子五
月朔四十八世孫端朝謹書

孔氏子孫聚居祖廟幾二千年無異居他州者
自經建炎兵火獨四十七代孫中散公諱傳與
四十八代孫襲封公諱端友及右司公諱端木
四十九代孫知府公諱瓚　諱玠五位挈家
隨駕南渡散居于　衢　州江右松楸因寓焉
餘皆留祖廟自南渡後蒙朝廷念孔氏子孫之

無幾計口給田以　之乃於衛州撥賜四十頃
且俾春秋兩時饗先聖於家廟州郡差官行禮
較之鄉邑十才其一今又三十餘年子孫漸衆
所得益微而其占籍於　錫田者皆先聖之後
主若歷代追崇之盛典備見中散公所著東家
雜記茲不復云獨此闕而不書因以大槩附於
篇末湻熙五年六月旦五十代孫擬謹書

孔氏祖庭廣記十二卷 影寫金刻本

金孔元措撰

知洪州軍州事柱國纂集所傳板行四遠於是

乎有家譜尚冀講求以俟他日逮四十七代從高祖邠州軍州事朝散克承前志推原譜牒忝考載籍摘拾遺事復成一書值宋建炎之際不暇鏤行至四十九代從祖主祥符縣簿承事懼其亡逸證以舊聞重加編次遂就完本布之天下於是乎有祖庭記二書並行凡搢紳之流靡不家置獲覽聖迹與夫歷代褒崇之典奕葉繼紹之人如登崑崙而披日月咸快瞻仰比因兵災闕里家廟半爲灰燼中朝士大夫家藏文籍多至散役豈二書獨能存歟元措托體先人襲

封世嗣悼斯文之將泯恐譜牒之久湮去聖愈
遠來者難考廼與太常諸公討尋傳記及諸典
禮於二書之外得三百二事皆往古尊師之懿
範皇朝重道之宏規前此所未見聞者於是增
益二書合爲一編及圖聖像廟宇山林手植檜
等列於篇首題曰孔氏祖庭廣記其兩漢以來
林廟碑刻舊書止載名數今倂及其文而錄之
蓋慮久而磨滅不可復得且先聖生于周靈王
二十一年庚戌迄今凡一千七百七十八歲其
間經世變亂不知其幾而聖澤流衍無有窮已

固不待紙傳而可久也然所以規規爲此者特
述事之心不得不然是書之出也不惟示訓子
孫修身盛行不墜先業流芳萬古是亦學者之
光也正大四年歲次丁亥十月望日資政大夫
襲封衍聖公知集賢院兼行太常丞五十一代
孫元措謹記

古之君子皆論譔其先祖之德明著之後世蓋
先世有美而不知者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
明足以見仁足以顯然後爲君子故素王之孫
穆公師子思首論祖述憲章之道魏相子順稱

相習之政化漢博士子國復推明所修六經垂世之教當世莫不賢之自夢奠兩楹之後迄今千七百載傳家奉祀者數嬴五十繼繼公侯象賢載德如聯珠璧輝映今古於乎休哉聖人之澤流光如此後之人能奉承不墜又如此宜有信書廣記備言顯揚世美以示于將來傳之永久於是襲封資政公因家譜庭記之舊質諸前史參以傳記併錄林廟累代碑刻兼述皇大定明昌以來崇奉先聖故事博採詳考正其誤補其缺增益纂集共成一書凡一十二卷名

曰孔氏祖庭廣記應祖庭事跡林廟族世古今名號典禮沿革之始末並列于篇粲然完備於國則累朝尊師重道之美靡所不載于家則高曾祖考係世承襲之美靡所不揚故先聖配天之德愈久而愈彰噫若資政公者可謂仁明君子能世其家者也資政公嘗以書示予予欽拜觀之既欽仰其世世德又嘉公之用心得繼志述事之義乃磨鈍彫朽爲之題辭焉正大四年歲次丁亥十月丁未朔資政大夫前尚書左丞致仕張行信

大蒙古國領中書省耶律楚材奏准皇帝聖旨
于南京特取襲封孔元措令赴闕里奉祀來時
不能挈負祖庭廣記印板今謹增補校正重開
以廣其傳壬寅年五月望日門生曹國王恕重
校門生冀州伊萃重校正大四年歲次丁亥十
月望日訖功

太學生介山馬天章畫像禮官業進士役儀王
禾立禮官業進士中山靳唐太常寺太祝日照
張簪集賢院司議兼太常寺奉禮郎權博士古
燕馬遂良惠民司令兼太常博士富平米章仝

校正

四十六世孫宗翰家譜舊序元豐六年

四十七世孫傳祖庭廣記序宣和六年

右傳記類聖賢之屬

晏子春秋八卷 元刊本 明徐𢣷亭舊藏

不著撰人姓氏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晏子十一篇臣向謹與長杜尉臣參校讎太史書五篇臣向書一篇參書十三篇凡中外書三十篇為八百三十八章除復重二十二篇六百三

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書無有三

十六章中書無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

中書以夭爲芳又爲備先爲 章爲長如此類

者多謹頗略椾皆已定以殺靑書可繕寫晏子

名嬰謚平仲萊人萊者今東萊地也晏子博聞

彊記通于古今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

行盡忠極諫道齊國君得以正行百姓得以附

親不用則退耕于野用則必不詘義不可脅以

邪白刃雖交胸終不受崔杼之劫諫齊君懸而

至順而刻及使諸侯莫能詘其辭其博通如此

益次管仲內能親親外能厚賢居相國之位受萬鍾之祿故親戚待其祿而衣食五百餘家處士待而舉火者亦甚衆晏子衣苴布之衣麋鹿之裘駕敝車疲馬盡以祿給親戚朋友齊人以此重之晏子蓋短疑缺其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又有復重文辭頗異不敢遺失復列以爲一篇又有頗不合經術似非晏子言疑後世辯士所爲者故亦不敢失復以爲一篇凡八篇其六篇可常置旁御觀謹第錄臣向昧死上

萬曆戊戌中秋購于閶門肆中徐熥惟錀識

魏鄭公諫錄五卷　明正德刊本

唐王方慶撰

曾大有重刊序　正德二年

是書字畫之疑偏旁之誤呼吸之譌莫不讐正至若闕文非史有所證則姑存其舊不敢增損遡春秋夏五郭公之意也茂陵馬萬頃謹書

李嗣名跋曰魏鄭公諫錄五卷唐藝文志以為魏徵諫事司馬文正通鑑書目以為魏元成故事蓋一書也鄭公事太宗以諫爭為已任前後二

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世徒聞其語而見於史幾斑斑焉至於問對之辭往往略去間有登載或文之太過其君臣之間相與以誠不事形跡往復難詰而詞語無所緣飾則於是書乎見之是爲有補世教不可以不傳　陳叔進舍人得本以屬予客馬叔度校正凡謬誤一百四十五字刋于齋消熙已亥十月上澣吳興闕下

杜啟重刊後序　正德二年

襄陽耆舊傳一卷　明五雲溪館活字本

不著撰人名氏

按所敘人物上起周秦下迄

五代盩宋人因習鑿齒原本重編者板心有五

雲溪活字兩行

飛右漕司舊有此版歲久漫不可讀于是鋟木

於郡齋庶幾流風遺跡來者易考焉紹熙改元

初伏日襄陽守延陵吳琚識

李深之文集十六卷　張立人手抄本

唐李絳深之撰

蔣偕序　大中五年

韓忠獻王別錄一卷　明刊本

宋涇州觀察推官前主管太平府路機宜文字

王巖叟撰

自序曰熙寧四年秋河決魏北家府以都水丞待罪于魏巖叟始得見魏公五年夏公薦以爲北京國子監教授其冬又辟以就幕府六年春公得請守鄉郡又延之於安陽公既在安陽多暇日而巖叟陪居且無職事方得從容獨侍公於便坐公不以爲不可與言而開心寫誠無復間外其間事有時人之所不知言有古人之所未到退輒書而藏之記或未詳則他日再叩以欽宗廟諱其說方貪嗜未足而八年六月我公已薨

嗚呼清□在堂儀隔萬古望斷霄漢不聞餘音痛念二年之際公以疾居於內而巖叟以行役於外者既已三之二良時美景與衆賓並進於宴賞之間者又三之一則間見於公蓋無幾矣竊自恨其生之晚而識公之不蚤見公之不數而問公之不多也姑悉所聞見者泣而次之以爲公別錄云乙卯七月十五日

韓忠獻王遺事一卷 宋刊本

【宋】羣牧判官朝奉郎尙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強至編

范文正公鄱陽遺事錄一卷　宋刊本

宋陳貽範編

漢孝宣帝常曰與我共治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天下之廣郡有太守能用良稱者幾人哉且鄱陽禹貢揚州之域春秋時爲楚東境後屬吳史記言昭王十二年吳伐楚取番蓋其事也秦并天下曰番陽縣屬九江漢更爲鄱陽縣係豫章後漢建安十五年吳大帝時張昭等議以豫章土廣人彩請分置廬陵番陽二郡初治部故城後徙吳芮卽今之所治也梁天監中置吳州陳

廢為郡隋平陳罷郡為饒州大業仍為郡唐武德四年平江左乃復置州則饒之為州殆四五百年矣推諸牧守無慮近千人然謹於廳壁記自開寶八年為唐歸朝有鐵林軍主張仁忠權知焉迄元祐壬申朝奉大夫鄒軻凡六十有八人而比閱州圖經序賢牧內史者止吳周魴晉虞溥隋梁文謙柳莊梁陸襄唐馬植李復七人焉求之州圖閒有吳虞梁柳陸馬李七公與顏魯公幷文正公畫像以千百歲而守者近千人而其著於圖記繪像者陸虞二內史梁周二太

守柳儀同馬常侍李刺史顏范二公九人云二千石之良不幾於難有耶余倅於饒見魯公雪程小娘被寇事特道其始末而圖其像以附文正公之祠堂是賢太守不可得而多也噫鄱陽之守近千人著於圖記繪像九人而公之德尤不泯饒人爲之立祠班春堂天慶觀州學之講堂凡三所緜景祐距此僅六十載香火不絶牲牢日盛較以千人間流澤之遠惠愛之被獨公一人而已矣然公之遺風餘奕寖浹於物每於民之去思又豈止夫祠堂而已乎公視政几所

以制作修擷之跡游賞吟詠之舊莫不敬而念之余因采其所敬念者命曰范公鄱陽遺事錄非敢徼名於世庶其垂諦于後而不事於召棠之歌詠也且公始通判河中府徙宛丘歷延慶杭越蘇潤青穎邠耀鄧永興一十二郡純猷茂績燦在國史家集奏議何假於是歟如公所至有恩鄧慶二州民與屬羌畫像而生祠之御篆以襃賢碑額青史傳載四方千載固已聞之矣竊疑饒之遺事或有所未聞者安得而弃乎紹聖　亥六月丁卯天台陳貽範序

言行拾遺事錄四卷附吳中遺跡一卷洛陽志一卷

義莊規矩一卷西夏保寨一卷 元刊元印本

不著編者名氏 前二卷爲范仲淹遺事後

二卷爲范純仁純禮遺事

范文正公年譜一卷補遺一卷附錄祭文褒賢祠記

褒賢頌論贖朝廷優崇褒賢之碑富弼撰墓銘張唐英

撰傳 元刊元印本

宋四明樓鑰編次五世孫之柔校正

先公生汴宋端拱薨於皇祐始終際極盛之時

明良康乂克展忠盡勳業在朝廷威望在邊徼

惠擇流子孫太史有傳墓道有碑鉅公名賢論贊稱述焯示不朽惟年譜未刻非缺與國僑忝奉祠事謹命工刊梓與文集奏議並行覽者庶有攷焉天曆三年庚午春正月望日入世孫國僑百拜謹識

先文正公集在昔板行於世者何啻數十本歲久皆不存矣比得舊本做其字畫刊置吳門家塾之歲寒堂期與子孫世傳之近幸獲番陽別本乃知猶有缺失因續刊以補集後後之人儻遇善本更加叅訂而傳焉元統三年五月甲辰

日八世孫文英謹識

雲韶堂紹陶錄二卷 舊抄本

（宋）泰山王質述

王質序

雲韶堂紹陶錄二卷 吳枚菴手校本

（宋）泰山王質述

王質序

吳氏手跋曰右白虎林陶淨蘅傳亡友余景初本景初下世未久而書卷散如雲煙此本幸存其門生江帆篋中予得假而錄之耳戊戌冬十

一月十日枚菴漫士吳翌鳳識

王文正公遺事一卷 宋刊本

宋王素撰

先公相國文正魏公會遇二宗踐兩禁爲元宰將三十年豐功大業宏材碩學上輔眞宗格于皇天于今天下稱太平宰相勳書王府故非小子所可擬議也然公捐館素未成人洎從官立朝或聞于搢紳或傳于親友或得之故吏或存諸遺藁史官未備理文未悉者竊自記錄僅乎成編至於歿後追崇襯者議論保守家法訓戒

子弟可爲世範咸附卷末倘有遺落以增廣使我先德烜赫不墜光聖世得賢之盛得吾門貽謀之美垂之千古不其偉與涕泣濡毫具以實載幼子素序

鄂公金佗稡編二十八卷續編三十卷 元刊本

宋奉議郎權發遣嘉興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岳珂編進

宋高宗承祖宗之緒雖間關播越退保江南然與漢光武不階尺土者異矣而靖康之敵又非新室赤眉之比南渡將相肺腑爪牙之臣亦非

若冀時馮異仗劍而崛起者加以重熙累洽之
仁漸摩浸漬淪膚浹髓垂二百年一旦兩宮蒙
塵宗社為墟中原父老日夜欲獻思宋不減三
輔然光武弟兄徒步南陽左袒一呼盡復高皇
帝舊物其故何哉蓋光武知人明見萬里高宗
舉國聽於權臣故回溪之敗馮異之罪小朱仙
鎮之捷岳飛之功大光武不以一挫之失忘違
圖故異卒以再造之功與漢室高宗不能因戰
勝之鋒用岳飛而徇主和之議任秦檜故以佽
復自任者適足以媒忌嫉之口以忠貞許國者

卒無以逃鍛鍊之禍夫所貴乎中興之主者不以其能雪父兄之恥光祖考之烈乎今舉垂成之業而棄之使馮異君臣專美於千載岳飛父子銜寃於地下此孝子忠臣所以讀金佗稡編者未嘗不爲高宗惜也飛父子沒餘二十年孝宗受禪其孫珂寶始以籲天辨誣錄詣闕訴上由是詔賜墳廟復爵位頒封謚祿遺孤時高宗爲太上皇猶及見之吾意其北望舊京必恨不誅秦檜以謝天下嗚呼已無及矣編總若干卷今江浙行中書平章政事素同知行樞密院事埜

吳陵張公命斷事官經歷吳郡朱元佑重刻且曰西湖書院岳氏故第也宜序而藏之至正二十三年三月甲子左右司郎中臨海陳基序

古者傳書有公私之異五十九篇上世之書也則更爲竹簡恐上送官藏名山而副京師蓋非金鐀石室之故文不得以並錄一家之記載若可以備史闕突掘筆廢紙僅得不泯而著書遺札雖關國大議如封禪者亦必俟詔求而後徹聞書之不可苟傳如此開陽刻經暨存六藝親濤詩史弗畀權謀著之篇章雖見可攷遯自銘

碑起漢著錄盛唐而後世之潛德幽光或者託楹檻之遺以詒久集錄固多見矣文詞之富著作之工亦惟與梧棬之澤俱傳于家豈非疏戚種殊觀覽隨變孝子慈孫之用心固不得以責塗人之如已而徇時棄置視物重輕於蠟車覆瓿亦出於理之或至者歟嗟乎事病於違時誼信於同欲斷壺而致千金之用人固未必逆信酸鹹土炭顧嗜者或均取焉盡亦觀諸理而已世固有問百年之血食而推其餘烈攷前人之遂事以上之史官況當規恢大有為之秋魚復

之圖穀城之器豈無一二可俎豆於斯世摭其所當行稽其所可驗而勿視之芻狗之已陳則雖公天下之傳可也珂試守檇李之明年始刻家世顧天之書于郡塾即漢制佩章之義粹五編爲一名之曰金佗惟先王勳在王家名在國史遺跡之存者文昌章公固嘗傳而上之朝旣碑之襄陽又梓之江夏當世名公鉅卿拊舊興懷盛心激烈尚欲作九京而起之也其忍以遺孤之不肖遂即人而廢其言乎故刻傳不疑而豫比於罔羅放失之助厲世開功名者或將有

攻焉耳不然焉琬炎積綠緗猶珂之私書也而何敢辱鄴故府之藏嘉定著雍攝提格歲橘涂初吉珂謹序

天定錄既成書刊鋟而傳惻然若予感焉復從而系之曰嗚呼天下之理託於物而後傳者要其終必不可恃雖勢也而理則存湯盤衛鼎淮碑岐鼓銘之所託以傳也吾意古人之所以鑱著其明勍昭宣其令德一時覕之者若可以不朽矣而千載之下或仆或缺或湮或沒博雅之士歆艷其聲烈欲一把而不可得雖培塿剔蘚

杳不得傳而若盤若鼎若碑若鼓顧乃託其所託以自見於世悲夫物之不可恃蓋如此且天下之堅且久者莫若金石曾幾何時而蕩爲浮埃散爲太虛凡吾之所恃以傳者悉從而反之而珂乃欲以區區無纇之文以昭明先王遺忠於萬世之下瓿覆未可期僭曰猶在安知其不胥爲失所恃也護學陋聞蕫蒙顓昏文字不足以傳於遠姓名不足以昭於時則藏之名山散之通都大邑傳之其人珂固不得與斯舉也則豈特反所恃而已哉嗚呼以先王之忠之節而

聖朝推是非常之典使得一世立言君子紀而傳之雖千萬世焉可也而獨以珂之愚不肖惕然反顧凜無所恃以傳念至如此則珂不孝之罪誠上通於天矣然珂猶竊有所恃者以爲先臣報國之心昭如皦日正理之在人心鄒然有不可泯珂以七十年讒誣未白之先凡公議之所予（下缺六字）踰或庶幾焉嗚呼此或可恃也四方萬里之廣名人鉅公之衆苟能哀其心而進之則此書亦或可傳也是故珂之所恃者在彼而所託苟在此誠使人心有公議天下有正理則

忠邪是非之辨固已在於追褒未遠之先而特昭明於殊恩旣霈之後方其未辨是理未嘗不存及其旣明是理亦未始增益則是書不傳可也不作亦可也嗚呼羣陰煽邪異論方與先王障狂瀾於不可支之際卒從以靡方是時也身且不計而況於名乎一時之名且不計而況於後日之名乎身與名俱所不計而況於是書之傳否乎嗚呼先王誠得所恃矣珂何有焉若夫金石之必不可恃而反恃其所託以存則不可以諸孫之無聞而遂泯然也方　公道宏闢眞

儒才卿執椽筆而發幽光者項背相望豐碑隨

道金璧下臨有祖宗之故事在珂雖無似倘當

嗣請于朝則所以侍者其又庶幾乎嗣歲孟陬

之月癸丑朔珂後序

岳鄂忠武王之孫有名珂者彙集王之豐功茂

績著爲金佗粹編凡若干卷其版舊刊之嘉禾

歲久版脫壞無存其文藏諸民閒者又遺闕而

無全書有府經歷朱君佑之乃爲之徧求四方

得其殘編斷簡參互攷訂合其次第始克成書

復得續集五卷於平江盩江西本也通爲

比前尤詳於是將刻梓於平章相國大新祠宇之後郎中陳君初菴爲之序予惟是編視宋史加詳而王之豐功茂績雖昭如日星得此編宜無遺憾矣竊嘗因是而論之宋高宗之有忠武王猶周宣之有方召漢光之有鄧禹也柰何高宗非宣光之匹優柔而不能斷卒俾死於奸檜竊弄神器之手可勝惜哉嗚呼高宗豈眞不知也耶向使王之事蹟不顯著忠心不明白則寢問之命亦豈無讒佞之人之可入哉當是時金人兀朮正强而諸將若張韓楊王輩莫敢與

敵獨挫於王之手若乳子耳胥此以復中原卓有賴者特以車駕南行倦於北顧雖王屢有事機之可復朝廷未嘗不嘉之而亦未嘗不沮之此其所以爲可惜也所大可惜者朱仙鎮之役一鼓渡河則金人束手就擒兩河望風待天下之定固在此舉方以此振兵而班師之命已至豈奸檜者果有措天下之謀哉特以尋常嗜瑣而不能有所爲耳吁中原之地自此不可復父兄之讐自此不可報太行忠義之社兩河歸載之民遮道而哭從師而南朝廷其果忍間之哉

皆不此之科而且彼之圖宜乎符洛下書生之
言而終爲秦檜之所誣也吁宋德至此亦涼矣
然檜者雖能逞志於一時不能免誅於千載此
王之事業所以愈遠而愈光宜乎刻之金石傳
之竹帛者代有仁人君子之所相崇尙也觀是
編者必有感於斯朱君佑之名元佑吳門之世
家云會稽戴洙序
續編序曰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夫辨五等
遜羣辟　於經綸草昧之初列爵於崇德報
功之後　先哲王之所以公天下而非以爲

一家之私也庭堅之邁種迪于蓼六周召之夾輔載于燕魯大勳開四履盛德祀百世是國也非所謂世其家者歟國有春秋家有譜牒紀事雖殊爲用不廢夫其耆鼎彝登旂常胙土疇功此國之所繇附也昭明其潭蝕罔羅其放軼厥記備錄思以譆爲子若孫之心又豈非傳家克承者之責耶先王佩佗綬于鄂珂不肖幸因今天子霈泰畤之澤獲以支邑紹分舊封亦既厥蒲璃于朝執而歎曰三趙命名此贊皇氏之所以不忘乎先也家故有金佗編因先爵以敘遺

烈嘉定戊寅嘗刻之樵李矣而辛巳之褒忠乙酉之錫謚異渥殊榮焜燿狎至則未之續也行有述也而弗該予絲綸見聞有取也而莫並乎百氏宸奎之藏扣閽之已進嘗彙之於前矣而搜訪之嗣獲顧闕之於後天定之錄非劉之曠典槩表乎其末矣而思陵之盛心反賂乎厥初顧其可已哉夫析圭儋爵上之恩也馳德流慶先王之澤也知侈金佗之寵而不知乎櫛沐以致之之功知家之承而不知國之所以開之之自斯責也珂將奚辭即觚槧之末伎以文其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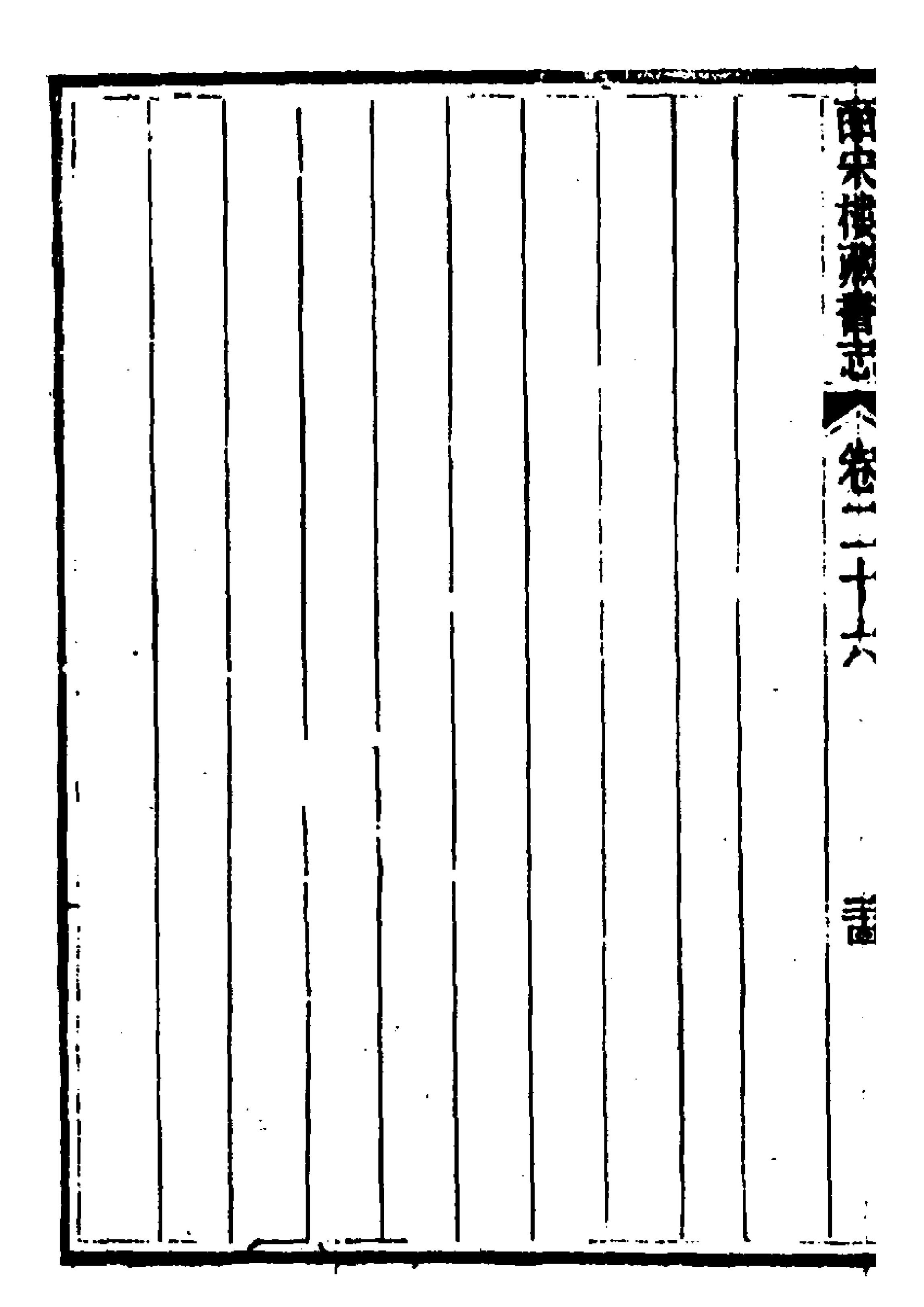
堂析薪之未能何與乎持洴澼絖以自獻猶矯恕曰易之所以開國承家者或在於是斯又類乎聞鐘揣籥以求乎日者也凡書四種合三十卷命之曰續藎以合檇李舊刻同爲一編云嗚呼是續也焉知其不復續子孫之心聞斯傳之其又何時而可已耶紹定改元歲重九日珂謹序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傳一卷　影寫宋刊本

宋廣漢張栻撰

揅經室外集諸葛武侯傳一卷宋張栻撰栻有

南軒易傳　四庫全書已著錄此傳不載南軒文集乃從宋刊單行本影寫其闡發武侯生平考證極確自陳壽作三國志尊魏斥蜀使後世莫明正偽且言武侯志大而短于用司馬光作通鑑朱子作綱目乃正其非栻更摭拾舊聞成此一卷具明才學過于管樂稱其有正大之體且傳中述前後出師表與今所傳字句間有異同其後跋云徵自文獻不敢存疑則其所見詳明必有古書足據矣



皕宋樓藏書志卷二十七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史部

傳記類二

陶靖節年譜一卷　舊抄本　璜川吳氏舊藏

宋河南吳仁傑編

新刊名臣紀述老蘇先生事實一卷　宋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

歐公本末四卷　宋刊元印本

宋呂祖謙撰

乂民方成立時侍諸兄語每見諸兄佩服東萊
先生之訓跬步不忘乂民嘗私識諸心後伯兄
子齊不幸蚤世先生爲酹文以祭至以惜哉此
士傷之乂民既痛伯兄不及竟其學而又恨已
晚出弗克親承師誨然兄弟至今粗守箕裘不
墜先訓者有自來矣歲在庚午辛未丞郡于婺
始獲端拜先生遺像於祠下退與先生之猶子
巽伯語因叩巽伯曰先生著書立言以詔後學
世固已皆見之亦尚有藏諸家者乎巽伯因略
舉其目曰讀書記曰觀史類編曰歐公本末曰

左氏類編適是歲大比乂民董事試闈郡循故
事有餽乂職守有例所當得而義不敢私者悉
銖寸儲之迨及終更因舉所積刋四書以廣先
生垂惠後學之意於其成也附致數語而歸其
版於祠庶幾祠中士友皆知保護以承其傳學
者茍能因先生之言以求先生之心則此書之
傳誠非小補觀史類編其門有六曩南軒先生
已刋閫範於鄉郡今所刋者止五門云壬申嘉
定五禩正月旣望嚴陵詹乂民敬書
書錄解題歐公本末四卷呂祖謙編蓋因歐公

集考其歷仕歲月同官同朝之人略著其事迹
而集中詩文亦隨時附見非獨歐公本末而時
事時賢之本末亦大略可觀故以入傳記類
案此宋刊祖本每葉十八行每行十八字版心
有字數及刻工姓名每卷有高氏隣西閣藏書
記朱文方印志宛齋藏書朱文長印毘陵　氏
朱文圓印紙背素延祐四年冊紙字有趙體書
錄解題著錄眞罕覯祕笈也

象臺首末四卷　舊抄本

宋嗣孫胡櫟重編刻桂陽州學學正順德簡欽

校正

先君班棘寺凡四年嘗兩輪對皆因時政而極
言不舉細故以褒貴寶慶乙酉恭覩詔書應內
外文武小大之臣有所見聞封章來上縉紳以
直言進亦閒及濟王事而互相矛盾方議削奪
是章之上寔其年八月二十二日也同日書達
丞相越二日中書聚議盡逐言事者首罷西山
眞公越九月一日李御史知孝劾先君乞寘海
外并罷平齋洪公始議謫居鍾陵坐鶴山魏公
率諸賢相與餞送議遂中變京府促遣聽敕或

疑將起大獄以鋤諸賢先君曰吾辦一死不爲
人累詰朝得旨迺蒙寬恩羈管象州越十二月
二十六日抵貶所先君之官棘寺也盡室皆行
至是伯父護骨肉以歸季父隨侍偕往至象僅
一月而歿未幾廟堂欲寢罷東山楊公召命司
諫梁成大摘其送行詩有便是吾鄉小瀹巷之
句以爲黨附因再劾先君罪重罰輕并議施行
越二年八月二十四日遂有移欽之命時郡守
汪嶽老亦易守焉治裝啟行而汪固挽以俱往
未及行忽成瘧痢之疾疾時卽語人曰吾疾殆

不起矣吾疇昔之夜夢人欠已金貳千餘兩力索之其人以一棺見償及今思欠金乃欽字也吾雖死自是前定之數彼紛紛者將謂嶺表眞能殺人以爲得計蓋亦惑矣時友人郭子晟官於彼即託以後事凡寢疾兩旬而卒徐公尋得請歸葬而先君越紹定辛卯遭遇慶霈乃休歸葬思家貧無貲裝又一年始克扶護達故里家人疑周身之具弗誠弗信啟而新之面如生及上親政諸逐客以次盡用而濟王亦得復爵寔齊王公弃先君仗節秉義之風足以寒亂臣賊

子之膽王色爲之愀然詔贈員外郎仍與一子官然後先君之本心始得伸於當世而先君初未嘗計此也知柔慨思霅川之變既起濟王心迹賴諸賢以明者固不少而先君身爲法官親閱案牘故其說尤爲懇切而得禍亦獨重於諸賢暨天日清明諸賢之得生還有登政府入諫坡者又得發紓素藴而先君一斥不復竟抱孤憤以殞於瘴江之濱抑命也夫噫求仁得仁又奚怨敬搜遺稿凡論列敘復章疏及送行哭死有詩有文者編次於後姑紀其事爲象臺首末

請於世之立言者發其潛寶祐丙辰正月既望

嗣子知柔百拜謹書

右傳記類名人之屬

新編古列女傳十卷 顧千里校宋本

漢護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編撰

古列女傳八篇劉向所序也向爲漢成帝光祿大夫當趙后姊娣嬖寵時奏此書以諷宮中其文美刺詩書已來女德善惡繫於家國治亂之効者故有母儀賢明仁智貞愼節義辯通孽嬖等篇而各頌其義圖其狀總爲卒篇傳如太史

公記頌如詩之四言而圖爲屏風云然世所行
班氏注向書乃分傳每篇上下并頌爲十五卷
其十二傳無頌三傳其同時人五傳其後人而
通題曰向撰題其頌曰向子歆撰與漢史不合
故崇文總目以陳嬰母等十六傳爲後人所附
予以頌考之每篇皆十五傳耳則凡無頌者宜
皆非向所奏書不特自陳嬰母爲斷也頌有齊
倉公女等亦漢時人而秦已上女史見於他書
而此顧不錄者猶衆亦不特周郊婦等四人而
已頌云畫之屏風而史有頌圖在八篇中今直

秘閣呂縉叔集賢校理蘇子容象山令林次中各言嘗見母儀賢明四卷於江南人家其畫為古佩服而各題其頌像側然崇文及三君北遊諸藏書家皆無此本不知其傳果向之頌圖歟抑後好事者據其頌取古佩服而圖之歟莫得而考已余讀向書每愛其文嘉其志而惜其所序散亡脫繆於千歲之間幸存而完者此一書耳復為他手竄疑於其真故并錄其目而以頌證之刪為八篇號古列女傳蓋凡以列女名書者皆祖之劉氏故云餘二十傳其文亦奧雅可

喜非魏晉諸史所能作也故又自周郊婦至東漢梁嫕等以時次之別爲一篇號續列女傳余友介甫嘗誚余曰子政述諸狂女而成書證其君迂哉其所學也子何區區喜治之耶予以謂先王之俗既熄學士大夫誦詩書修仁義進取當路之功有卓犖顯赫若不可攀者試窮其迹其不槩於聖人多矣然聖人之道亦未嘗廢狂狷況女子哉且其所列其惡者固足以垂家國之戒狂者雖未中禮義而一志於善行成房闥使其皆遭先王之俗追琢其質而充其美自家

形國則雖列於賢妃治臣者之詩書可也余是以閔其不幸而與向之舉於其君因有直諒多聞之益也竊明而存之以告後世君子何尤焉

嘉祐八年九月二十八日長樂王回序并撰

謹按列女傳頌義大序小序及頌或者皆以爲劉向子劉歆作驥謹按隋書崇文總目及本朝曾校書序則非歆作明矣然崇文總目則以續二十傳無頌附入向七篇中分上下爲一十四篇并傳頌一篇共成一十五篇今人則以向所撰列女傳七篇并續列女傳二十傳爲一篇共

計八篇今止依桃將須義大序列於目錄前小序七篇散附目錄中間或見各人傳後觀者宜詳察焉嘉慶甲戌十二月初五日武炎蔡驥孔臣拜手謹書

首省曾序 嘉靖八年

高士傳三卷 勞季言校本

晉元晏先生皇甫謐撰

自序

卓異記一卷 明嘉靖仿宋本

唐李翱述

自序

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一卷 舊抄本

宋紹興十八年王佐榜進士題名錄也

伊洛淵源錄十四卷 元刊本 凌麗生藏書

宋朱熹撰

聖人之道自孟子殁其學不傳歷漢晉隋唐溺於異端邪說一千五百有餘年矣濂溪周子始倡道於舂陵乎程乎鄘而大之振綱挈維發鑰啟鍵曰致知曰爲行曰存養曰省察蔽之以一言則曰敬體用動靜本末上下一以貫之嗚呼

至矣昔在春秋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不行吾夫子作六經天地賴以有立迨及戰國楊墨塞塗孟子闢之人道由是不墜子程子之生去聖人遠矣乃能因遺經繼絕學辨佛老斥百家孔子之道得以復明於萬世孟子以後一人而已當是之時天下英材雲從風應立其門傳其學祖述推明左右羽翼雖資器有大小聞見有淺深要其功化一變歷代習俗之陋而反之于唐虞三代洙泗以來未之有也朱子取其最顯著者四十有六人彙於一編題曰伊洛淵源錄竊惟

伊洛之傳在諸子皆之水焉其行平地中支分派別奚啻萬不同然窮其所出則初無二源也嗚呼盛哉大參趙郡蘇公志在斯文藏此本唯既而歎曰詞章之盛性命之衰也盍廣吾傳乎時湖北道貳憲仲淵公見之曰是錄天命在為人不可以不聞道豈獨學者哉乃以公帑鋟於鄂宮嗚呼學者讀伊洛之書求伊洛之道倘論其人及其世與其所友而有以興其高山景行之思則此編者亦可以見大意矣至正癸未十月朔後學昭武黃清老敬序

伊洛淵源錄者新安子朱子之所輯也朱子既錄八朝名臣言行復輯周程張邵遺事以為是書則汴宋一代人材備矣天爵家藏是書有年及來郛省謀於憲府諸公刊置郡學與多士共傳焉閒嘗誦程子之言曰周公沒百世無善治孟軻死千載無眞儒蓋治不出於眞儒雖治不善也自聖賢既遠治教漸微漢唐數百年間逢掖之徒豈無名世者歟蓋溺於詞章記誦之習者既不足以知道德性命之原詠於權謀功利之說者又不足以求禮樂刑政之本此教之所

以不明治之所以彿古若也宋氏之興儒先挺出周子得不傳之學於圖書闡發幽祕二程子擴大而推明之窮理致知以究其極張子邵子則又上下其論議然後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煥然復明于世一時及門之士講明正學風采言論各有所傳朱子悉登載於是書以爲訓焉其有望于天下後學可謂至矣蓋自古爲政者必明道術以正人心育賢材以興治化然則是書所述其有關於世教已夫昔我世祖皇帝既定天下悄崇文化首徵覃懷

許文正公爲之輔相文正之學尊明孔孟之遺經以及伊洛諸儒之訓傳使夫道德之言衣被四海故當時學術之正人材之多而文正之有功於聖世葢有所不可及焉逮仁廟臨御肇興貢舉網羅俊彥其程試之法表章六經至於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專以周程朱子之說爲主定爲國是而曲學異說悉罷黜之是則列聖所以明道術以正人心育賢材以興治化者其功用顧不重且大歟夫伊洛之書固家傳而人有之然學之者欲以見諸庭用非徒誦習其文以爲

決科之計而已嘗卽是書而考之謂人君當防未萌之欲輔養君德要使跬步不離正人謂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則正主庇民之道豈有外此者乎謂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謂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則愼刑官人之法豈有不本於此者乎其他一言行之嘉一政令之善莫不皆可以爲法焉讀者能卽是而求之本乎聖賢修己之學自不溺於詞章記誦之習明乎聖賢治人之方必不訹於權謀功利之習庶幾先儒次輯是書有望於後學

者哉蓋學問之傳授不以時世而存亡師友之淵源不以風俗而間斷然而巽懦無志者不足以有望必得豪傑特立之士觀感興起知求聖賢之學而學焉則與倫善治之效可得而致矣

至正癸未十月既望後學趙郡蘇天爵書

宋中興百官題名殘本一卷 舊抄本

錢氏手跋曰宋中興百官題名今存永樂大典者曰翰林學士院曰諫院曰登聞檢院曰登聞鼓院曰進奏院曰官告院曰文思院曰糧料院曰樞密官屬皆始建炎終嘉定不知何人所編

攷考陳伯玉書錄解題稱監察御史臨川何異同叔撰中興百官題名五十卷首卷爲宰輔拜罷錄餘以次列之刻浙漕司其後以時增附渡江之初庶務草刱諸司間有不可考者多缺之乃知此書出於何同叔今所存者特千百之什一爾大昕承乏學士十有餘年頗有意訪求前世掌故因手錄學士院題名藏之行篋時乾隆三十有八年十月二十七日

慶元黨禁一卷 舊抄本

不著撰人名氏

古者左右前後罔非正人所以嚴其選於近習慮至深也後世論親賢士遠小人必宮中府中俱爲一體而作姦犯科付之有司所以嚴其法于近習者慮亦益遠矣慶元大臣得君之初收召羣賢一新庶政方將措天下於太平之盛而宮府之間近習竊柄一罅弗塞萬事瓦裂國家幾於危壞而不可救是則立紀綱嚴界限防微杜漸在君相可一日不加之意哉余於慶元黨禁而有感焉因記其首末淳祐乙巳至日滄州

樵川樵叟序

文公夢奠評蔡沈曰道理只是恁地但須做些
堅苦工夫夫能甘其苦於禁盛行之時而不少
堅忍於禁已解之日豈不甚可惜也嘗謂慶元
黨禍不幸如大愚西山身死于謫雖曰天不慭
遺然全其節以立千萬世守道者之標準未爲
無所賴也文公卒于慶元之庚申學禁弛于嘉
泰之辛酉天也文公在天下出處惟公是視而
士節益光明矣西山臨發別文公有書曰天下
不患無人才但師道不立爲可憂噫師道之立
非必人才扶植之也長堤屹然衆流歸順無復

東奔西泆之憂善人之多矣以此也至此益信
善類眞足爲天下福師儒眞足爲善類主而慶
元之學禁爲人心禍眞酷且深也余既以其首
末遺帖並刻因併取侯氏之說以俟後之君子
鮑氏以文手跋曰丙午十月初十日寫樣訖十
六日校于青鏁寓舍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前集二十七卷中集五十
五卷下集二十五卷宋刊本

宋眉州進士杜大珪編

自序曰國朝人物之盛遠追唐虞三代之英秦

漢以來鮮儷矣自建隆乾德之肇造暨建炎紹興之中天因時輩出豐功偉烈焜燿方冊雖埋光鏟采位不稱其德者亦各有紀於時欲求之記事之書則灝灝噩噩未易畢究雜出於野史見聞者其事又裂而不全未足以觀其人之出處本末好事者因集神道誌銘家傳之著者爲一編以便後學之有志於前言往行者韓退之韓洪碑杜牧之譚忠傳令質諸正史而皆合學者將階此以致信于得失之迹不爲無助云紹興甲寅暮春之初謹書

寶祐四年登科錄一卷 抄本

宋寶祐四年文天祥榜進士題名錄也

敬鄉錄十四卷 文瀾閣傳抄本

元吳師道撰

前錄自序曰師道幼侍先大父傍及見故時遺老談鄉里前輩事頗竊聽一二遺文殘稾借玩傳抄每樂而不厭然亦恨其時尚少弗能問而識其詳也比年諸父淪喪衣冠道消出里門無與言儒者時時番閱故藏則近因里中火後散軼已多俛仰四十年欲質其事而無從或子孫

僅存者卒遷業變智問之茫然反笑怪其不切

嘗發策校庠舉數人爲問亦無有能言之者可

勝歎哉因念蘭溪繇漢隸會稽後爲三河戍唐

咸清始置縣迄宋季上下千數百年山川如昨

清英秀美之氣寶鍾于人其間豈無名世者而

郡志所載僅六人且仙佛之徒半之則記載缺

畧可知已南渡都杭近在幾甸文學之風何啻

什百于前碩儒才士名卿賢相相望輩出不可

謂不盛矣易世來未有紀者若其人名位論著

顯然固不可泯不幸而不爲人所稱今遂湮微

更數十年豈復有知之者哉因比次得若干人畧識本末閒采詩文附焉無則缺之非徒尚詞藻也因其言論風旨而其學問志節與夫當時風俗人物亦可槩見而祠廟碑志則又是邦故實之所存如東峯亭記進士鄉飲題名之屬亦當在所考并匯于前名之曰敬鄉錄也烏乎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桑梓猶恭且敬之況賢者乎某生也後弗獲執御于諸老先生然仰高山而挹遺風未嘗不振飭興起可不知所自耶君子之學上希聖人生乎吾前者之所以階而至于

聖也善無往而弗存歸求有餘行遠自邇況朱呂之傳有在是者乎彼其闊視六合而狹小一鄉夌厲千古而厭薄近代則與重鄉士尊前輩之意不類非畀所敢知也

又後錄自序曰宋紹興二十四年婺通守洪遵修東陽志其紀當代人物僅僅數人蓋斷自渡江以前理則宜然而其所記有下及紹興者又不盡用此例則所遺固多仙釋之徒與賢士大夫執愈若滕章敏宗忠簡輩又皆出于其前而不見列何也最後事類一卷凡稗官小說怪誕

猥褻之事涉于褻者悉不弃博則博矣無乃詳于所不必錄而畧于所當錄者乎按吾婺昔隸會稽後爲東陽郡以至于今千幾百年矣晉魏以前如江治中王徵士非劉孝標之文則莫得而知郡志亦失考而頼是以傳然猶不得其名信乎紀載之不可闕也況自宋中葉以來材賢繼出其顯于靖康炎紹之際者皆生于嘉祐以後涵濡之深風氣之開豈苟然哉忠義功名宗公當爲第一下逮乾道淳熙呂太史道德文章鄒魯一方師表百代覩前世又遠過焉于是名

鄉賢相牧伯大魁碩儒名人偉士肩摩踵接蓋
不可勝數而其季年北山何公魯齋王公則又
紹紫陽之的傳至今私淑者猶不失其正亦盛
矣哉夫其名爵在史編論著在天下章章傳頌
之決不遂泯没無伺纂集可也特沈微不著者
遺文逸事稱道殆絶或地望舛錯久亦失眞逝
者有知豈無憾于冥冥耶愚不自量旣集録蘭
溪諸賢因及一郡兹事體重而聞見單寡不能
盡知故所録僅止此方且與同志博考而具載
之非敢有所舍取也然初意主于表微而并及

顯者其或人文俱顯錄所弗及者亦不無微意焉吁士之傳世視其所立而已是編不因予錄而傳者固多因予錄而傳者間一二然亦非區區之愚所能使傳也夫何憾于僣哉

唐才子傳十卷 東洋刊本

元西域辛文房撰

自序曰魏帝著論稱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未若文章之無窮詩文而音（百字恐誤）者也唐與尚文衣冠兼化無慮不可勝計擅美於詩當復千家歲月苒苒遷逝淪落亦

且多矣況乃胥沈畏途黽勉卑官存沒相半不亦難乎崇事奕葉苦思積年心神遊穹厚之倪耳目及晏曠之際幸成著述更或凋零兵火相仍名逮於此談何容易哉夫詩所以動天地感鬼神厚人倫移風俗也發乎其情止乎禮義非苟尚辭而已遡尋其來國風雅頌開其端離騷招魂放厥辭蘇李之高妙足以定律建安之遒壯梁爾成家爛熳於江左濫觴於齊梁皆襲祖沿流坦然明白鏗鏘愧金石炳煥却丹青理窮必通因時爲變勿訝於枳橘非土所宜誰別於

謂涇投膠自定蓋係平得失之運也唐幾三百年鼎鐘挾雅道中間大體三變故章句有焦心之人聲律至穿楊之妙於法而能備於言無所假及其逸度高標餘波遺韵際高能賦閑暇微吟舊格近體古風樂府之類芳沃當代嚮起陳人淡寂無枯悴之嫌繁縟無淫妖之忌猶金碧助彩宮商自協端足以仰續先塵俯謝來世請廟之瑟薰風之琴未或簡其沈鬱而晉風流不相下於秋毫也余退想高情身服斯道窮其梗槩行藏散見錯出使覽於述作尚昧音容洽彼

姓名未辨機軸嘗切病之頃以端居多暇寄事
都捐游目簡編宅心史集或求詳累帙因備先
傳撰擬成篇班班有據以悉全時之盛用成一
家之言各冠以時定爲先後遠陪公議誰得而
誣也如方外高格逸名散人上漢仙侶幽閨綺
思雖多微恐誤有考實故別總論之天下英奇所
見畧似人心相去若亦不多至若觸事興懷隨
附篇末異方之士弱冠裴然狃於見聞豈所能
盡敢倡斯盟尚賴同志相與廣焉庶乎作九京
於長夢詠一代之清風後來奮飛可畏相激百

世之下猶期賞音也傳成凡二百七十八篇因而附錄不泯者又一百二十家釐爲十卷名以唐才子傳云有元大德甲辰春引

國朝名臣事畧十五卷 元元統刊元印本

元趙郡蘇天爵伯修輯 目錄後有元統乙亥余志安刊于勤有書堂一條

聖元基朔方立人極世祖皇帝混破裂而一之廣輪疆理古職方所未半其天地之再初乎渾淪所鍾命世卓絕之才實輩出輔成之故盛德大業之所著自顯穹生民未之有也然而百餘

年來元勳偉績世未盡白故老知者湮沒無幾家乘志銘不能家至而徧知也仁皇御極敕太史傳功臣而玉堂秘奧世莫得而見焉監察御史趙郡蘇天爵伯修輯國朝名臣事畧十五卷湖北憲刻諸梓徵敘其端有壬在京師早知伯修之才而未知其有是編也惟其培學上庠歷史屬久故考之也詳擇之也審其類例倣朱子言行錄條有徵據畧而悉豐而核其四方之爭先快覩者乎竊惟國朝眞才雲集是編才四十七人有齊民知名而未錄者蓋朱子例嗣有所

得當續書之也若是則四方之快覩者不一伯修之學其益昌矣又不知今士大夫用心如伯修者幾人世所望於太史氏出乎事畧之外者其將有所屬乎憲長篤禮質班幕府李穀王大有職風紀育人材俾觀者率作是亦韓子所謂牽聯得書者也至順壬申良月中議大夫前參議中書省事相臺許有壬敘

應奉翰林文字趙郡蘇伯修年弱冠即有志著書初爲冑子時科目未行館下士替言詞章講誦既有餘暇月筆札又富君獨博取中朝鉅公

文集而日抄之凡而元臣世卿墓表家傳往往見諸編帙中及夫問居紀錄師友誦說於國初以來文獻有足徵者彙而稡之始疏其人若干屬以其事中更校讐櫛去而尊存扶隱而蒐逸久而成書命曰國朝名臣事畧他日余與伯修同預史屬從借讀之作而歎曰壯哉元之有國也無競由人乎若太師魯國淮安河南楚諸王公之勳伐中書令丞相耶律楊史之器業宋商姚張之謀猷保定槀城東平鞏昌之方畧二王楊徐之辭章劉李賈趙之政事興元順德之有

古良相風廉恒山康軍國之有士君子操其他臺府忠藎之臣帷幄文武之士內之樞機外之藩翰班班可紀也太保少師三太史天人之學陵川容城名節之特異代豈多見哉至於司徒文正公尊主庇民之術所謂九原可作我則隨武子乎嗟乎乾坤如許大人才當輩出伯修是編未渠央姑志余所見如是云天歷己巳四月乙卯翰林待制冀郡歐陽元謹序

自古帝王有天下或受於人或起而取之堯舜禪讓湯武弔伐厥時義大矣書紀虞夏之際易

稱湯武革命應天順人皆有輔佐同心一德後
世可述焉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
有名世者傳曰有立德立功立言是謂不朽誠
哉是言也三代而降其盛者曰漢曰唐曰宋夫
子言革之時義謂必有不得其義者矣彼近代
是也皇元起朔方紹帝運接天統資始於天不
因於人遂大作明命訓咸宇內一啟而金人既
南遷海和輯再啟而西域率服遂拓坤隅三啟
而靖河北秦晉戡集河南是同分宗子以方社
胙功臣之土四啟而膚蜀是柔五啟而江漢奄

從趙氏爲臣陸道西北見角觽慄海無際船乃旋艫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而崇極配天矣厥初受命南北割裂天氣不通二氏不享天實醜之乃眷北顧俾我聖人作神民主完顏景割虐下民趙壑爽盟背約自伐喪其國家大哉貞矣其允時義也易曰田有禽利執言此之謂也其始桓毅討伐虔劉戡定之其暨肅楊恪勤棐國輯柔就緒之其暨勸相富厚之定之以上下道之以名分淑之以庠序秩之以禮樂慶之以官賞董之以威罰而天下咸矣列聖運於上賢臣

贊於下穆穆明明相須以成相濟以宣是故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有亂臣十人非虛言也故論本朝輔亮之臣其佐命垂統或鷹揚於外或運籌於內有同舉迹之艱難者矣其輔翼成化或規模宏遠或論思密勿有登治道之鴻熙者矣翰林修撰趙郡蘇君天爵始爲成均諸生好訪當今之故放失遺迹構百家行狀碑誌傳贊敘述及他文該載者見其本末既而仕爲典籍應奉凡三爲史氏在職八年遂徵以所知無所乖舛於是紀述其故自國初至于延祐之

際自太師國王以下或周召懿親或岐豐舊姓或秉義效順或降附後見或策杖上謁或徵起草野功格皇天保乂國家所謂名世者夫德器優遠悉心盡職不顧己私所謂不朽者夫歷代以來善始善終未有若今日之懿者也昔漢高之臣皆戰國之餘非南面而王之不能畢其功全莫我若也光武之臣皆生西漢多經術之士功定天下不過封侯賞莫我若也使高光易世而居亦不能相反何哉其人異也天生聖賢共成大業豈漢敢望哉書成凡十五卷號名臣事

畧其事之所載盡標作者姓氏示不相掩也其名位顯著功在帝室求未得者續爲後錄蘇君嘗閔宋氏以來史官不得盡其職載筆之士多非故實宋人詳而不端曲文以比時遼金簡而徑事多湮昧於是著其故輯其闕漏別爲遼金紀年皇道之成與三代同風身爲史氏願已職業繹而明之君子哉其用心也蘇氏自唐宰相味道以文章顯宋太史文忠公軾父子兄弟稱欒城爲所從來遠矣繼之者修撰君也泰定初故侍講會稽袁公薦君亮達前代文獻今侍講

蜀郡虞公舉君該洽文辭爾雅由是遷修撰云
至順辛未六月辛亥賜進士出身文林郎翰林
國史院編修官南鄭王理謹敘

右國朝名臣事畧趙郡蘇君伯修所編也爲書
凡十五卷四十又七人惟我國家起於朔方也
則有國人族姓服其勤勞及定中土也則有才
臣碩輔任其經畫凡百有爲天實相之然猶列
聖相承歷時既久而大統始集故世祖之用人
不以異域之臣爲疑亡國之俘爲賤拔於卒伍
聘於韋布皆能佐一王之業輔萬世之基致治

之規上軼隆古何其宏遠哉槩兹在錄其從太
祖之肇基王迹事世祖之受天明命歷成宗武
宗仁宗之繼體守文其時有先後故人人事功
或有異焉然使昭代之典煥乎可述得人之際
於斯爲盛凡家傳碑誌之所載者此得以摭其
畧詳則具於國史蘇君學博而材周器宏而識
遠今爲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
修官天歷二年二月朔旦太常博士王守誠書

案此元刊元印每葉二十六行每行二十四字
大黑口目後有元統乙亥余志安刊于勤有書

堂一行有漢唐齋白文長印古鹽馬氏朱文方

印芴齋珍藏之印朱文方印餘詳儀顧堂集

國朝名臣事畧三十卷　影寫元刊本

元趙郡蘇天爵伯修輯

沈氏手跋曰海上藏書家爲吾門郁君泰峰最

富道光辛丑秋七月英吉利再陷定江蘇戒嚴

余奉大府檄協理上海防堵局務因出是書屬

校讀時作輟凡五閱月而三終卷共得抄誤二

百六十九字疑者三十六字缺脫者三十五字

用硃識於每冊尾其字從俗寫者即標注每葉

之上而原校之字不與焉余學識淺陋舟中又未攜書故於地理人名概未深考校既畢將以還桼峰因識其緣起于簡首並以自愧云時道光癸卯四月上旬桐鄉沈炳垣手書於吳門寓館

李氏手跋曰武英殿聚珍本頗有譌外以此本校之二卷奪二頁九卷奪一頁十一卷奪六頁餘小小奪落百數譌字亦百數聚珍本已稱難得此本更爲僅見之書得好事者重依此本刊之以流傳於世則古書之幸也芙川其有意乎

道光十五年正月李兆洛識

廬陵九賢事實始末九卷　舊抄本

元進士彭士奇編

廬陵宋九賢事實始末一卷元名進士彭士奇氏所編延祐戊午士奇攜至京師乞趙文敏公書歸各以一石刻寘祠下荐經兵燹祠毀石泐後好事者雖藏鈔本承訛襲舛不可以句適姑蘇張君叔倫涖政廬陵偶見是編謂其關於民彝世教將鋟梓而傳焉獨巽齋歐陽公鈇事實取墓銘等作補之文信公當時諱避事實甚畧

取劉岳申所撰傳代之又取諸賢今昔贊辭增入梓行已久余聞而未之見也近始得諸方山上舍如獲拱璧惜乎詮次似失作者初意僭釐正一二若夫諸賢道德文章精志大節皎如青天白日具目者咸稱瞻仰䀌余老朽一人感發效慕也錄畢漫述顛末於左嘉靖辛酉夏四月下弦句吳後學姚咨識于鴻山華學士之西齋時微雨灑窗麥風薦爽快然就簡

草莽私乘一卷 明抄本 汲古閣舊藏

黃氏手跋曰余性嗜書非特嗜宋元明舊刻也且嗜宋元明人舊鈔爲如此書載諸汲古閣珍藏祕本書目估直二錢平日留心蒐訪絕少舊本此冊爲平湖估人攜示余因爲明人舊鈔甚重之葢估人亦有所受之也無論是書本屬史傳記類爲足收藏出于名抄名藏尤爲兩美卽其第二跋中所言江上李如一之性情意氣亦頗可敬可愛見圖籍則破產以收獲異書則焚香肅拜其與人共也遇祕冊必貽書相問有求假必朝發夕至且一經名人繙閱則書更珍重

此等心腸斷非外人所能曉其一二余特爲拈出知古人之好書有如是者安得世之儲藏家盡如之俾讀書種子綿綿不絕邪是書之直幾六十倍於汲古所估旁觀無有不詫余爲癡絕者然余請下一解曰今鈔胥以四五十文論字之百數每頁有貴至青蚨一二百文者茲滿頁有字四百四十如鈔胥直約略相近矣貴云乎哉矧其爲名人手鈔也道光甲申閏七月朔日

老蕘書於學耕堂之南軒

黃氏又跋曰自來藏書家經年代既久即有名

字鸎如之歎卿江上李如一 此外絕無表見唯所藏諸家書目有江陰李氏得月樓未知卽此人否惜目中不載名氏爲恨爾同日老蕘又記

私乘存公道鴻文二十篇綱常留大節草莽示微權感慨宋元際表揚臣妾賢讀之如有媿掩卷淚凄凄然老蕘讀書有感而作

古今列女傳三卷

明解縉等撰

御製序 永樂元年

殿閣詞林記二十二卷 明刊本

明廖道南撰

自序　嘉靖乙巳

明名臣琬琰錄二十四卷後錄二十二卷續錄八卷

明刊本

明徐紘編

薛應旂序　嘉靖辛酉

元儒考畧四卷　毛岳生手抄本

明馮從吾撰

毛氏手跋曰道光十七年六月十日未刻手寫

已時桐城姚石甫瑩權兩淮鹽運使余客其幕

中然復毛嶽生記

李氏手跋曰中好是書列元儒之能宗尚程朱者採摭頗備蓋明儒學案之嚆矢而宗尚醕實不存門戶之見惟竇子聲劉夢吉黃楚望諸人刪取元史太畧或未得深詣所在中好去今未遠世間當尚有刊行本生甫亟修元史恐一時不可得遂手錄之二日而竟可謂敏矣道光十七年八月二十一日識于揚州運使署兆洛

閩中理學淵源考九十二卷　抄本

國朝廣平知府李清馥撰

自序

右傳記類總錄之屬

保越錄一卷　文瀾閣傳抄本

不著撰人名氏

原本保越錄一卷　舊抄本

元徐勉之撰

自序　至正十九年

右傳記類雜錄之屬